

真人表情包的“面具化生存”与身体观反思

□ 王长潇 杨立奇 孙玉珠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21)06—0030—5

【内容提要】真人表情包作为人类情绪的媒介化之物,不仅改变了个体交往的深层心理机制,也形塑着个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和使用。在交往机制层面,网络对话成为基于自我认知和期待下的选择性表演,个体在充满情感控制与计算的日常谋划中实现“面具化生存”。而在身体认知层面,个体通过表情包符号将身体从物理空间抽离,实现了无限在场和主观述情,身体价值进一步释放。与此同时,个体的身体观也发生着转变,面容的尊严象征日益消解,祛魅后的身体受到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思想的双重渗透,过度消费身体的价值倾向引人担忧。

【关键词】真人表情包;面具化生存;面容符号;身体传播

真人表情包作为人类情绪的媒介化之物,已发展为一种融合多种元素和属性的互联网文化现象,并多方位介入个体的社交互动与生存模式。在其流行之下,符号化的身体意象与情绪传递对个体惯例及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个体依赖真人表情包进行了怎样的社会实践?个体又是如何感知和遵循其媒介形式及逻辑,重建个人的认知及价值观?本文试图探究真人表情包使用行为下个体的态度认知、行为机制和心理变化,以及如何理解和透视真人表情包传播对个体生存状态及深层价值观的影响。

一、交往心理:表演逻辑与面具化生存

个体使用真人表情包的深层逻辑不仅在于实现身体延伸以进行远距离述情,更是基于自我认知和期待下的选择性表演,其情感的外露并非绝对真实的直接呈现,而是带有说服与讨好目的,并充满情感控制与计算的日常谋划。真人表情包中情感与肉身分离的状态使它不同于日常基于交流逻辑的信息交换,因为“日常交往中被动呈现的情感、神情与态度等面容状态缺场,展演驱动着交往。”^①正是这种表演逻辑在此意义上改变了人际交往心理及模式。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场表演,面部表情和身材外貌等符号媒介是“个人前台”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表演者力图使观众产生认同与信任的装备。他提到“一些用于传递符号的媒介是相对易变的,或者说是暂

时的,譬如面部表情,这些媒介在表演中随时随地会发生变化。”^②这种易变的表情难以把握,如果说面对面交往中个体必须时刻对面部肌肉进行有效控制以确保“个人前台”的稳定性,那真人表情包则给予个体充裕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态来完成这场表演。“在面对面交流中,时钟永不停歇,你永远无法获得喘息的机会。”^③正如在线上交流中,人们可以在屏幕背后从容管理“自我呈现”,瞬间身体反应移至后台成为隐秘的存在,徒留表情符号成为前台正在施展拳脚的“提线木偶”。

(一) 剧场观众的确定

既然有舞台和剧场,就一定存在可控范围内的观众,也就是表演开展的对象。确定剧场观众的人群构成,是个体使用真人表情包施展表演的第一步。

首先,精心挑选后的他人。表演者利用真人表情包进行形象塑造的展演活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而是会选取“合适的”观众,主要为与表演者关系非常亲近的朋友及家人。表演者选取以上人群的原因其一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影像数据可被受众留存,大范围转发至其他个人和平台的信息社会,个人对自我肖像的保护只能从控制信息传播源入手。因此,可信可靠的人格品质和知根知底的人际关系是观众的基本准入门槛。其二出于个人形象的维持考虑,在关系距离较为疏远的泛泛之交、沟通内容仅为工作学习等正式事务的对象面前,人们需要维持得体大方的形象,因此会产生“不好意思给普通朋友们发自己做作的表情”的想法。

社交表演中的个体需要遵循“表达一致”原则,是

【作者简介】王长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来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立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孙玉珠,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向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9ZDA327。

因为真实的自我和社会化自我之间存在差异,且“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④基于这种使自身社会角色保持一致的动机,个体只能在亲近的人际关系前展现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需要在较为疏离的社会关系前保持神秘感,从而建立可靠稳重的形象。与文字相比,真人表情包在线上社交中显得更为随意和非正式,加之自制真人表情包一般采用夸大神态动作的方式来传递情绪反应,与传统社交礼仪倡导的“得体”要求相悖,因此对受众的刻意筛选也自然而然成为表演者的线上社交习惯。

其次,自我亦是剧场观众。当我们将剧场观众局限于自我筛选后的他人时,就完全忽略了个体在发送表情包的行为之前,已经在其内心完成了一次人内传播过程。个体制作自我表情包时往往会尝试多种姿势及神态,并在挑挑拣拣后选取最满意的留存在表情库中,甚至还有注视本人表情包良久的现象。这一略显怪异的行为亦属于表演过程中的一环,那么,在消息发出前的人内传播过程中,剧场观众何在?显然,在此情境中“表演者成为他自己的观众;在同一表演中,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⑤个体在只有自己是观众的心里场域内提前经历一场类似彩排的私人表演,对即将开展的正式表演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了想象。

该种“想象的互动”发生于个人认识自我并作出判断的心理过程,人们暗自“想象与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间接地在与他人的预期或过去的交流中体验自己,”^⑥个体在做出行为之前,往往会代入他人视角来审视自己即将做出的行动,提前在脑海中构想发出信息刺激后他人会产生反应,再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期望结果,规避会使对方产生不良反应的行动。想象的互动不仅存在于与他人交流前,还可能只是想象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这种自我鉴赏的行为看似不是想象别人如何看待我,别人做何反馈,其实仍是将自己的影像当作另一客体去审视,类似观看镜象中的自己之后,往往产生镜像认同,个体此时在“自我凝视”中产生自我认同和愉悦之感。

(二)表演情形的展开

剧场观众落座后,正式表演也就拉开序幕。有学者发现在基于表情包开展的表演中存在“柔化、夸大、伪装、敷衍等表演情形,”^⑦并认为表情包已成为网络社交中的一层面具。从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视角来看,传播者可以利用含有身体形象的表情包作为个人展演道具,从而在以自己为主角的舞台上实现形象塑造动机下的面具化生存。个体在线上社交中为了给别人造成某种特定印象而使用表情包面具,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这时的面具化生存主要体现在对外貌和性格的刻意塑造上。

首先,掩饰外貌的面具化生存。展示虚假外貌是

网络个人展演中呈现理想化自我的普遍方式,真人表情包作为可以被制作者自由选取拍摄角度,随意修饰的非写实影像产物,其设定符合大部分人期望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靓丽一面的社交心理。个体自制表情包时通常会进行磨皮、美白、瘦脸等美颜效果操作,大部分人会选择美化自己。真人表情包如自己的虚拟化身一般令对方“眼见为实”,是个人进行前台美貌展演的一种动态道具。

其次,掩饰性格的面具化生存。在屏幕双方无法看到对方的交流中,表情发出者可以利用真人表情包制造出情绪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反应并塑造出想要呈现的人格。隔空对话使双方的人脸表情变成模糊信息,表情包作为一种刻意发出的行为符号,能够“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勾画出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⑧掩盖了发出者真实的想法和行为,以维持其在对方心中的固定人格。

再次,无特定动机下的面具化生存。有时个体并不带有特定的自我展示目的,却依旧选择不符合自己真实心境的表情包继续面具化生存,且自身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通常是因为“他所属的群体或社会地位的传统习惯要求这种表达,而不是因为这种表达可能会唤起那些得到印象的人的特定回应,”^⑨个体在一些交往场景中会使用表情包呈现自己平常应该表现出的情绪,在无意识中确保对话场景的正常进行。

此时的面具化生存更像个人处理外部信息时的一种机械反应,是个体在无意识中维护对话双方社会角色的本能行为。这一行为的展开有赖于真人表情包符号交流的特质:个体在交际时需要投入的“情感带宽”较少,即个体只需注入一些注意力和感情。以往的面对面交往要求双方全身心投入,认真倾听作为交往礼仪是维护个人前台的一部分,然而真人表情包的出现使交流过程因屏幕的隔绝,而使原本需要控制的真实情绪由前台移至后台,对话双方可以在交流的同时保持多任务处理 and 一心多用的状态,利用符号营造个体投入情感以及用心交往的假象,且不必受道德谴责。

在此意义上,这种无特定目的的表演不同于形象塑造目的下的面具化生存,即为了营造特定形象而处心积虑,而是付出了更少的精力和心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行为存在质的不同,我们倾向于把后者看作人为功利性的表演而持以贬斥态度,而将前者看作是无意识非功利的产物。但要清楚,“这些二分式的概念都只是诚实表演者的意识形态手法,目的是使他们的表演获得更好的效果,”^⑩表演目的性质的不同并不能否认二者皆为面具化生存状态的事实。

(三)持续表演下的情感贬值

一旦获得恰当的符号面具并掌握了表演要领,个体就能更驾轻就熟地反复使用这种表演策略来完成展演,并在收到观众的正向回馈后进一步加强使用面具的频率。随着表情包面具被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网络

社交中,虚假的表演情感逐渐取代了真实的情绪交流,同时流通中的情感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困境,这一趋势改变了个体进行符号交流的经验模式,而个体也不得不适应新的表情包述情逻辑。

在非面对面的中介化交流中,为了向对方传递无法被切实感知到的情感,人们往往采取加强文本中情感强烈程度的方式,来补偿线上交流场景中情感维度的信息缺失,因此夸张的情绪和动作表达成为真人表情包的必备要点。然而,当交流场景中夸张化情感大行其道时,不夸张的情感反而成为敷衍的标志,导致了现代人社交中情感的贬值。

交流场景中的情感日益贬值,真人表情包的情绪门槛越来越高,仿佛必须使用更夸张的身体动作和更多的感叹词,才能证明自己对该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及投入对话的专注度。在“哈哈”两字都“不配”来表达开心的今天,发送合适的、足够表达自己情感的真人表情包成为一件难事。同时“量多取胜”逻辑占据主流,组合反复使用多个表情包加强情感程度成为线上社交必备策略。

然而这些表情包中的动作、神态与现实生活中屏幕背后发出者的状态并不相符,很少有人笑到像表情包中人物一样捶胸顿足。久而久之,当我们习惯于网络空间中的夸张表情传递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情便因此被驱逐出交流场景,犹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一般,虚假反而替代了真实。

面具戴久了,甚至连本人都忘记了自己真实的情绪感受,“在一个极点上,人们发现表演者可能完全进入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他可能真诚地相信,他所呈现的现实印象就是真正的现实。”^⑩为了让面具表演更具备可信度,表演者自身首先进入了自己营造的假象中,以自我催眠的方式暂时忽略那些原本清楚的、与现实不符的内容,从而更坦然地进入自己塑造的角色中。当大家都在网络社会中利用可编码符号努力扮演欢笑时,现实中真实的笑容反而更显弥足珍贵。

二、身体存在:虚拟在场与主观述情

人体肉身在场对于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在场能激发人的爱,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所必需……活生生的在场永远不会失去它的魅力”,^⑪然而囿于肉身物理存在的时空局限性,身体的缺席成为远距离交流中的一种常态。真人表情包则填补了这种缺憾,它打破个人有限物理空间的连接,对缺席的肉身进行数字化替代,一个个表情包如同分身一般骤然从屏幕的一端“闪现”在屏幕另一端,使独具个人表达的身体传播无远弗届。

(一)身体抽离与虚拟在场

与凭借简单还原身体的其它影像实践有所不同的是,真人表情包影像生产的内容注重去物理空间,身体

得以被单独拎出存在于想象空间中,从而实现了身体此刻在其物理空间中的抽离与退出,进而以更从容轻巧的姿态融入线上对话的语境和空间中,达到身体的无限虚拟在场。

在一般的身體影像实践中,身体与背景的关系使得影像内容独特化,影像含义清晰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像选取的空间背景如画框一般限定影像背后的主题思想,奠定影像总体的感情基调和情绪氛围。大部分身体摄影都热衷于记录身体与空间的融合关系,而特定场景的选择则是为了突出身体的物理在场,如游客往往喜欢挑选旅游胜地的标志性建筑为背景,证明自己曾“到此一游”。

而真人表情包却偏爱将身体从所属物理空间中抽离出来,从而使自我身体可以随观众的理解和想象泛化存在于任意场景中。原来人脸存在的物理空间早已被技术抹去,并被改造成更适合当前线上对话的虚拟背景,如微信制作“我的自拍表情”中的“去背景”选项。随着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进化,自动提取人脸特征,对其加以智能美化并适配多元场景等功能都可实现,用户只需举起摄像头,手动选择自己喜欢的背景,按下拍摄键即可生成该场景中的独特表情。

人类需求是技术设计的第一驱动力,剥离身体物理空间的技术正是为了满足用户而生。在真人表情包实践中,物理空间与身体的融合关系大大弱化甚至被割裂,身体从环境中独立出来而走向更多元的虚拟场景。基于营造虚拟共在需求下诞生的真人表情包不再强调此时此地的自我,而是每时每地的自我,物理空间的消失削弱了交流双方“我这里”与“你那里”的界限感。这种空间的模糊性恰恰为身体正处于任意场景的心理认知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虚拟身体的共同在场得以实现,身体的延伸和传播任务也就此展开。

(二)身体传播与主观述情

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彼得斯考察了“身体不重要”原则在传播思想中的源头,即认为“肉体不重要,交流需要克服肉体这一障碍以实现心灵之间的融合”,^⑫之后的研究也很少将身体传播纳入研究重点,只是将其作为媒介主导的大众传播的附属品,是技术改造之物,而忽略了身体与技术间的双向作用力。如今随着沉浸传播的发展,学者们结合自身理论重新认识技术与身体之关系,身体传播的重要性又重回视野,人们逐渐意识到“新媒介的不断累积并不能取代面对面的接触,面对面交流和大众传播活动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⑬

真人表情包的作用正是将身体作为传播介质的原初功能重新显现,重建面对面传播的沉浸感和真实感。个人情绪实体化为可远距离传输之物,“人类的大脑仍然端坐于头颅之中,而心灵则可以外显为多种物化形式了”,^⑭表情包如航行于大海中的船,连接远隔万里的两岸上渴望交流的心灵。相较于语言文字和声音

信息,图像在传情达意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能更直观、更具感染力地将对方带入交流语境中,于碎片化时间中弥补物理空间上的缺席,实现心理上的沉浸与共存之感。此外,利用神情、动作等直接传达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免除许多因文字信息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理解偏差,是一种更具温度与情绪感的符号载体,令人们即使相隔万里也能进行复杂深层情感的传播。

人类身体和知觉不断延伸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真人表情包实质上就是人类身体和情绪的技术延伸。但在技术高歌猛进的今天,真人表情包的作用并不是简单重建一个只依靠身体动作来进行交流的“乌托邦”,而是在技术环境中插入个人身体传播的一席之地,利用技术的形式与身体的内涵来实现个人的主观述情。从互联网赋权逻辑来看,这也扩大了个人选择自己熟悉且喜欢的方式来表达情绪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其为个人带来的积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三、身体价值:尊严、消费与认同

真人表情包不仅对人际交往与社会表达产生作用,也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体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如今面容和身体的符号化改变了现代人的“面容观”和“身体观”,面容的尊严象征消解,而交际关系转向权力关系,身体也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和消费客体,自我认同正逐渐屈服于对虚拟符号的社会认同之下。

(一)面容观:人的主体性与尊严象征

真人表情包中镌刻着大量面容符号,面容在生理意义上指我们的“脸”作为躯体器官的形象,在社会学意义上却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外部符号表征,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生命能力及道德尊严等特殊意义。

脸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从中国文化实践中可见一斑。古代中国刑罚中的“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图案以使受刑者失去尊严的一种肉刑。如今中国“面子文化”强调的“要面子”“要脸”“给个面子”“打脸”等说法,将脸面作为一种隐喻,指向个人的社会形象、尊严和身份。由此可见,于时间维度而言,脸从古至今都与社会尊严息息相关。而于空间范围而言,面子需求普遍存在于任何文化中。人脸器官与人的主体性捆绑属于全世界的共同认知,如大范围普及的人脸识别技术,其底层逻辑即为承认面容是人类主体性存在所对应的客体物,可以成为躯体不在场时的象征物和权力代表。

真人表情包作为面容符号,沿袭了面容的社会意义,与背后的人脸直接挂钩而成为个体社会形象呈现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将他人脸部影像刻上辱骂性语言、恶意夸张变形或与恶劣意象符号拼贴起来的行为与古代黥刑并无二致,都是通过对面容的损毁贬低和打压对方,因此法律层面对个体肖像权的保护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然而作为可编码的面容符号暴露在更大范围的公共视野中,被组织在更复杂的符号体系和权力结构中,也相应地改变了原本个体对面容的社会认知,可以说“这时的面容并不是单纯地向外部社会展示个人,它同时驱使个人卷入外部社会的编码。”^⑩面容符号资源及其使用权不再只掌握在公安机关等政府职能部门数据库中,被用于身份验证、人物匹配等合法操作。如今众多媒介平台拥有面容数据获取权限,网民也具备改造他人面容影像的能力,这使得个人面容的社会地位属性不得不屈服于符号逻辑和技术逻辑。

一方面,面容符号成为可被他人篡改和取笑之物,面容的尊严象征日益消解。当全社会对面容符号使用的接受度逐渐提高时,也在强迫个人抹去将面容符号与社会尊严高度对应的传统认知,于是,我们对他人利用自己脸部影像进行各类修改的包容程度不得不随之提升。即使对方将自己的脸部影像做了恶意篡改,但在一句“只是个玩笑”的托词下,又有多少人能勇敢道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呢?

另一方面,面容符号“使人际关系从伦理性伙伴关系转向政治性权力关系”,^⑪个体面容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自然呈现,而是注入了使用者的主动性和权力,正如前文所提,人脸真实情绪隐藏在面容符号之后,二者的剥离使线上交往成为遵循展演逻辑的精心规划,同时权力施加的过程也转向后台,面容符号呈现的虚拟人格显现,具备主体性和主观操纵意识的人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化、超真实且看似中立的表情符号。

(二)身体观:消费价值与自我认同

真人表情包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空洞无意义的符号,它在传播与繁殖的过程中也被纳入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起着人类对身体展开的意识形态作用。当下包括真人表情包的身体影像的大量涌现,体现着现代社会人们对身体认知的变迁。

20世纪末,马克思·韦伯等人对现代性问题展开探讨。在他的论述中,“‘世界的除魔’‘诸神斗争’和‘铁的牢笼’这三个隐喻,集中体现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其困境的概括和判断。”^⑫世界的除魔主要指随着人类理性发展,人们从宗教或神秘的意义世界中跳脱出来,开始用自己的独立思想反思意义世界。而诸神斗争基于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论述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问题。吉登斯则于宏观层面探讨现代性的制度后,亦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个体面对现代社会时的自我认同焦虑,从自我与社会的互构中找寻现代社会冲击下全人类的角色定位。以两位社会学先哲的现代性研究为依托,我们可以一览当下世界人们心中的身体价值图景。

第一,身体祛魅后的价值属性发生了变化。身体在古代世界的认知中,一直是具有神性或灵性的存在。中国古人讲究“修身养性”,倡导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达到完美境界,本质上将身体的肉身性与

人的心性联系在一起,人在此意义上成为身心统合的生命整体,是灵魂与肉体的交合与共生。而在西方,在宗教思想统治伦理生活的近代社会,身体充满了神秘属性,是不可亵渎之物,人们对身体的复制充满了崇敬甚至惧怕之心。

随着医学解剖实践的发展,身体的神秘性逐渐被抹去,人们意识到身体是骨骼、血肉、神经等一系列物质的组合体。本雅明在阐述摄影技术时谈到,艺术品在被机械复制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身所独有的“灵韵”,身体的祛魅过程也是如此,在可解剖、可复制技术的进步下,身体不再具有神性,地位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对身体的物化,使之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加工物。工具理性视角下的身体成为一种资源,能否利用身体达到预定目的,并获取社会资本成为判断身体价值的唯一标准。

由此,现代社会中的身体与心灵被割裂开来,被物化为可被凝视的商品,有关身体的任何呈现都被纳入消费和凝视的意象中。因此,真人表情包中的身体不再单纯具备与社会进行信息互动的功能,而在消费主义社会中进化出商品的特征,其作为传播媒介的表意本质已被稀释淡化。身体的外在呈现成为一切交流活动的重心,表情包消费成为了符号消费和影像奇观中的一环。

第二,身体符号成为自我认同的落脚之物。吉登斯考察了自我认同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⑩个体需要把自我身体当作客体去感知和反思,以获得对自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认知。真人表情包作为身体样式的动态复刻,以生动直观的形式侵入个体并对身体反思的日常意识中,个体知觉在此过程中被调动组织起来。个体习惯于将自我意识投射于表情包中的身体符号上,倾向认为符号中的情感表述和身体样貌才是他人乐于接受的,并在消费身体符号中体验到愉悦感和满足感,由此通过向外的情感投射而实现向内的自我认同。

然而,通过身体符号获得的自我认同属于建立在“超真实”假象之上的漂浮之物,处于非持久和非牢固状态。符号中的身体只是媒介建构出的美好意象,将自我认同放置于身体符号之上的同时,意味着自我认同将更多来源于对预期收获的社会认同的想象,而非对自我的由衷赞赏。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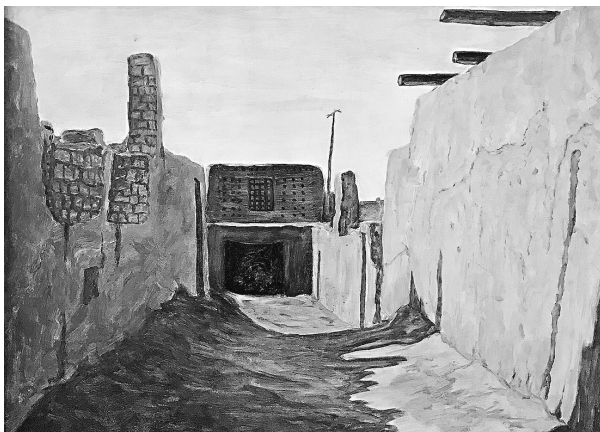
诚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⑪真人表情包作为人类语言媒介的一种新形式,重新定义个体身体传播的边界和状态,其影响更是延伸到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层面,并以强有力的暗示形塑现实世界的行动与思想。其在为个体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却也于野蛮生长中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情感门槛

抬高下真实情感的边缘化和稀缺,娱乐思潮下身体庄重性与严肃性的瓦解,消费主义驱动下自我凝视心理的加重,等等。

真人表情包本来是为了简化沟通流程以及减少交流中熵的干扰而生,如今给表情包赋予太多意象和标准的同时,交流过程反而被复杂化了。在工具理性盛行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关注价值理性指导下所追求的道德义务、尊严、智慧等。与其在如何利用身体资源问题上大费周章,倒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心灵含金量的提高,而非身体符号的打造。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图景中时刻保持定力和内省,在此基础上令真人表情包传播发挥持久积极的社会效能。■

参考文献:

- ①⑦姚晓鸥:《面容媒介、道德意识与人际交往关系:基于现象学的交互主体性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1期。
- ②④⑤⑧⑨⑩⑪[美]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第45页,第71页,第25页,第5页,第30页,第15页。
- ③⑫⑬[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奇云:媒介即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第301页,第297页。
- ⑥Honeycutt, J.M., Edwards, R., & Zagacki, K.S. (1989). Using Imagined Interaction Features to Predict Measures of Self-Awareness: Loneliness, Locus of Control, Self-Dominance, and Emotional Intensity.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vol.9, p.18.
- ⑧彭兰:《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 ⑨[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 ⑭邓庄:《身体:传播技术演化的重要维度》,《青年记者》2020年第33期。
- ⑮南帆:《面容意识形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9/03/11/31655471_858839983.shtml。
- ⑯张钰:《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社会》2005年第6期。
- ⑰[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 ⑱[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吐峪沟的晌午(油画)

达布西力特